

杜可风在描述他的个人经历时说:“我的一生三分之二都是外国人。”

“三分之二外国人”?猛然听到这话,我一下子回过头来,认真打量起这位长着一个高鼻子,头发乱成鸡窝一样,说着流利的汉语的外国人。

对于中国来说,杜可风的确是一位外国人。他1952年生于澳大利亚,但他同时又是挪威的“外国人”,泰国的“外国人”,以色列的“外国人”,以及印度、日本、美国的“外国人”,这个一生大部分时间像风一样浪迹天涯的人,曾在挪威当过海员,在泰国当过冒牌的中医,在以色列一个定居点当过“牛仔”,还在印度的沙漠里挖过井。20世纪70年代末来到香港,跟随香港大学一个老师学习诗歌和语言,老师在教他知识和语言的同时,还为他取了一个标准的中国名字“杜可风”,意思是像风一样。他当然不会靠“风”出名,让他出名的是电影摄影。

我对于摄影,出名以及“三分之二外国人”之类,都没有多大兴趣,让我感到兴趣的是他说的另一句话:外国人看问题可以尖锐一点。

外国人看问题可以尖锐一点?我想大概是的,杜可风是在用他的经验说话。他拍那么多电影,包括与王家卫合作、与关锦鹏合作、与陈凯歌和张艺谋合作,大概莫不因为有“外国人”的视角,才可以获得那样的成功。他敢于重拍希区柯克的《疯子》,大概也因为他是一个“外国人”。他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也很怪,叫《三条人》。如果不是外国人看问题可以尖锐一点,怎么会把“三个人”说成“三条人”呢?

同样道理,作为法国或者欧洲的“外国人”,陈季同也叫我沉迷了好久。他叫我沉迷,一部分是因为他英俊的

外表。另一部分是他的才华。语言天赋,交际能力,文采,这些都不是那么容易集中到一个人身上的。可是,陈季同却都具备。大概因此,他才能以一个出使随员(后来逐步成长为参赞)的身份,出入法国、德国总统、首相、外交部长的官邸,并成为他们的朋友,才能成为无数欧洲人追捧的畅销书作家;才能成为法国人的女婿。

但陈季同最使我难忘的似乎还不是这些,而是他的“外国人眼光”。这个1875年出使法国,先后在欧洲工作生活了16年的清朝外交官,一来到法国,就看出这是一个最富于浪漫精神的民族,知道他们最希望了解稀奇古怪的事情,并且本身也不断创造着稀奇古怪的事情。因此,他就投其所好,在各种场合,用演讲的方式,用写作的方式,用私下交流的方式,向他们传递古老东方的神话,描绘奇妙的中国人的生活。《中国人的快乐》《吾国》《中国人自画像》《中国的戏剧》,连篇累牍,使他赢得了中国人在欧洲极少能够得到的知名度和荣耀。1889年,

巴黎举行万国博览会,他抓住机会到处演讲。其口若悬河、妙语连珠,连罗曼·罗兰都惊呆了。着迷的听众,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蛊惑,报之以疯狂的掌声。

陈季同还一眼看出,法国人并不把等级、秩序看得多重,绝不像中国人那样把尊卑贵贱分得那么清。因此,他屡屡出入法王宫廷,与社会各界打成一片。这样,无论是为清政府借钱,还是为中法关系进行游说,都有了极好的人缘,办起事来,自然比那些半句洋话不会说,到了国外也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出使大臣强多了。

但是,别说在晚清,就是当代,又有多少中国人能成为“外国人”呢?像杜可风所说的那种“比较尖锐一点”的“外国人眼光”,大概尤其难吧?

足球这玩意儿

最近伊拉克又成为热门,当然不是萨达姆,而是他们的男足。那天电视在直播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的决赛,底下的短信字幕播个不停,许多球迷都在考问同一个问题:中国队应该向伊拉克队学习什么?

首先,非常理解球迷和媒体的心情,中国队在此次亚洲杯上的表现确实非常差劲,问题确实也不少。但人家就没有问题了?伊拉克的球员甚至连生命都没有保障呢。因此,一直在想一个问题:这么多年来,我们对足球不可谓不重视,在足球上的投入不可谓不大,但成绩始终不理想,而且有越来越滑坡之势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?

这个长久困扰的问题,在我看中国队与伊朗队的比赛以及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的决赛时,似乎渐有答案。中国与伊朗的那场比赛,如果再踢下去,中国队很可能要输的,踢平已属侥幸。伊朗队员那种奔跑时的柔韧性和协调性以及所谓的“冲势”,应该说更具足球味;而与伊拉克比较,沙特阿拉伯无论在技术和章法上并不逊色,但伊拉克硬是凭着能跑善追的体能以及上乘的脚步(从队员的食物营养以及其他方面来说,伊拉克与沙特也许是不能比的),以摧枯拉朽之势把沙特冲得七零八落、疲惫不堪。伊拉克踢球非常直截了当:拿到球就勇猛地往前冲,丢了球则拼命抢回来,他们的身体就是比沙特壮,出脚就是比沙特快,脚头就是比沙特狠。伊拉克没有什么繁复的章法算计,反倒有几分即兴的原始野趣。因此,看伊拉克队踢球,非常兴奋而且有趣,真正的赏心悦目。这时候突然想到,伊拉克人为什么踢得这么漂亮,也许他们本来就具备踢球的天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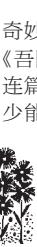
这么说,很可能会遭到反对:韩国与日本的进步不是有目共睹吗?是的,这些都是事实,不过,他们也是在强大的经济实力的保障下,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到这一步的,如果伊朗和伊拉克也有这样的经济实力,也花这么大力气,那会是如何的情景呢?

再说,足球是一项会创造惊喜和神话的运动,但神话不会是经常发生的,否则就不称为神话了。前几年希腊队还曾获得过欧洲杯的冠军,但是后来呢?在欧洲的绿茵场上,希腊更多的也许只是配角。

这使我又想到了巴西。在不久前的美洲杯上,巴西队在小组赛的第一场居然输给了智利队,但他们还是拿到了冠军。这说明了什么?说明巴西人的足球天赋实在太好了,只要不打瞌睡,他们就是王。

中国人也有天赋很好的运动,比如乒乓球。中国人也许踢足球踢不过巴西人,但打乒乓,巴西人也许永远也打不过中国人。这就是民族的特性,体育是最能反映民族特性的运动。

三分之二外国人



书同

最近伊拉克又成为热门,当然不是萨达姆,而是他们的男足。那天电视在直播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的决赛,底下的短信字幕播个不停,许多球迷都在考问同一个问题:中国队应该向伊拉克队学习什么?

首先,非常理解球迷和媒体的心情,中国队在此次亚洲杯上的表现确实非常差劲,问题确实也不少。但人家就没有问题了?伊拉克的球员甚至连生命都没有保障呢。因此,一直在想一个问题:这么多年来,我们对足球不可谓不重视,在足球上的投入不可谓不大,但成绩始终不理想,而且有越来越滑坡之势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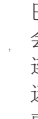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长久困扰的问题,在我看中国队与伊朗队的比赛以及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的决赛时,似乎渐有答案。中国与伊朗的那场比赛,如果再踢下去,中国队很可能要输的,踢平已属侥幸。伊朗队员那种奔跑时的柔韧性和协调性以及所谓的“冲势”,应该说更具足球味;而与伊拉克比较,沙特阿拉伯无论在技术和章法上并不逊色,但伊拉克硬是凭着能跑善追的体能以及上乘的脚步(从队员的食物营养以及其他方面来说,伊拉克与沙特也许是不能比的),以摧枯拉朽之势把沙特冲得七零八落、疲惫不堪。伊拉克踢球非常直截了当:拿到球就勇猛地往前冲,丢了球则拼命抢回来,他们的身体就是比沙特壮,出脚就是比沙特快,脚头就是比沙特狠。伊拉克没有什么繁复的章法算计,反倒有几分即兴的原始野趣。因此,看伊拉克队踢球,非常兴奋而且有趣,真正的赏心悦目。这时候突然想到,伊拉克人为什么踢得这么漂亮,也许他们本来就具备踢球的天赋。

这么说,很可能会遭到反对:韩国与日本的进步不是有目共睹吗?是的,这些都是事实,不过,他们也是在强大的经济实力的保障下,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到这一步的,如果伊朗和伊拉克也有这样的经济实力,也花这么大力气,那会是如何的情景呢?

再说,足球是一项会创造惊喜和神话的运动,但神话不会是经常发生的,否则就不称为神话了。前几年希腊队还曾获得过欧洲杯的冠军,但是后来呢?在欧洲的绿茵场上,希腊更多的也许只是配角。

这使我又想到了巴西。在不久前的美洲杯上,巴西队在小组赛的第一场居然输给了智利队,但他们还是拿到了冠军。这说明了什么?说明巴西人的足球天赋实在太好了,只要不打瞌睡,他们就是王。

中国人也有天赋很好的运动,比如乒乓球。中国人也许踢足球踢不过巴西人,但打乒乓,巴西人也许永远也打不过中国人。这就是民族的特性,体育是最能反映民族特性的运动。



书同

最近伊拉克又成为热门,当然不是萨达姆,而是他们的男足。那天电视在直播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的决赛,底下的短信字幕播个不停,许多球迷都在考问同一个问题:中国队应该向伊拉克队学习什么?

首先,非常理解球迷和媒体的心情,中国队在此次亚洲杯上的表现确实非常差劲,问题确实也不少。但人家就没有问题了?伊拉克的球员甚至连生命都没有保障呢。因此,一直在想一个问题:这么多年来,我们对足球不可谓不重视,在足球上的投入不可谓不大,但成绩始终不理想,而且有越来越滑坡之势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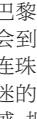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长久困扰的问题,在我看中国队与伊朗队的比赛以及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的决赛时,似乎渐有答案。中国与伊朗的那场比赛,如果再踢下去,中国队很可能要输的,踢平已属侥幸。伊朗队员那种奔跑时的柔韧性和协调性以及所谓的“冲势”,应该说更具足球味;而与伊拉克比较,沙特阿拉伯无论在技术和章法上并不逊色,但伊拉克硬是凭着能跑善追的体能以及上乘的脚步(从队员的食物营养以及其他方面来说,伊拉克与沙特也许是不能比的),以摧枯拉朽之势把沙特冲得七零八落、疲惫不堪。伊拉克踢球非常直截了当:拿到球就勇猛地往前冲,丢了球则拼命抢回来,他们的身体就是比沙特壮,出脚就是比沙特快,脚头就是比沙特狠。伊拉克没有什么繁复的章法算计,反倒有几分即兴的原始野趣。因此,看伊拉克队踢球,非常兴奋而且有趣,真正的赏心悦目。这时候突然想到,伊拉克人为什么踢得这么漂亮,也许他们本来就具备踢球的天赋。

这么说,很可能会遭到反对:韩国与日本的进步不是有目共睹吗?是的,这些都是事实,不过,他们也是在强大的经济实力的保障下,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到这一步的,如果伊朗和伊拉克也有这样的经济实力,也花这么大力气,那会是如何的情景呢?

再说,足球是一项会创造惊喜和神话的运动,但神话不会是经常发生的,否则就不称为神话了。前几年希腊队还曾获得过欧洲杯的冠军,但是后来呢?在欧洲的绿茵场上,希腊更多的也许只是配角。

这使我又想到了巴西。在不久前的美洲杯上,巴西队在小组赛的第一场居然输给了智利队,但他们还是拿到了冠军。这说明了什么?说明巴西人的足球天赋实在太好了,只要不打瞌睡,他们就是王。

中国人也有天赋很好的运动,比如乒乓球。中国人也许踢足球踢不过巴西人,但打乒乓,巴西人也许永远也打不过中国人。这就是民族的特性,体育是最能反映民族特性的运动。



书同

最近伊拉克又成为热门,当然不是萨达姆,而是他们的男足。那天电视在直播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的决赛,底下的短信字幕播个不停,许多球迷都在考问同一个问题:中国队应该向伊拉克队学习什么?

首先,非常理解球迷和媒体的心情,中国队在此次亚洲杯上的表现确实非常差劲,问题确实也不少。但人家就没有问题了?伊拉克的球员甚至连生命都没有保障呢。因此,一直在想一个问题:这么多年来,我们对足球不可谓不重视,在足球上的投入不可谓不大,但成绩始终不理想,而且有越来越滑坡之势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?

这个长久困扰的问题,在我看中国队与伊朗队的比赛以及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的决赛时,似乎渐有答案。中国与伊朗的那场比赛,如果再踢下去,中国队很可能要输的,踢平已属侥幸。伊朗队员那种奔跑时的柔韧性和协调性以及所谓的“冲势”,应该说更具足球味;而与伊拉克比较,沙特阿拉伯无论在技术和章法上并不逊色,但伊拉克硬是凭着能跑善追的体能以及上乘的脚步(从队员的食物营养以及其他方面来说,伊拉克与沙特也许是不能比的),以摧枯拉朽之势把沙特冲得七零八落、疲惫不堪。伊拉克踢球非常直截了当:拿到球就勇猛地往前冲,丢了球则拼命抢回来,他们的身体就是比沙特壮,出脚就是比沙特快,脚头就是比沙特狠。伊拉克没有什么繁复的章法算计,反倒有几分即兴的原始野趣。因此,看伊拉克队踢球,非常兴奋而且有趣,真正的赏心悦目。这时候突然想到,伊拉克人为什么踢得这么漂亮,也许他们本来就具备踢球的天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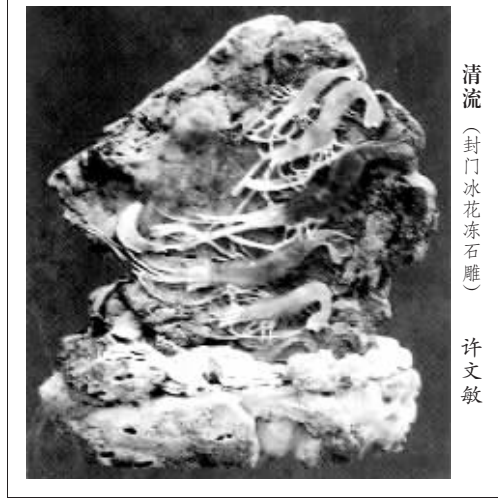
这么说,很可能会遭到反对:韩国与日本的进步不是有目共睹吗?是的,这些都是事实,不过,他们也是在强大的经济实力的保障下,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到这一步的,如果伊朗和伊拉克也有这样的经济实力,也花这么大力气,那会是如何的情景呢?

再说,足球是一项会创造惊喜和神话的运动,但神话不会是经常发生的,否则就不称为神话了。前几年希腊队还曾获得过欧洲杯的冠军,但是后来呢?在欧洲的绿茵场上,希腊更多的也许只是配角。

这使我又想到了巴西。在不久前的美洲杯上,巴西队在小组赛的第一场居然输给了智利队,但他们还是拿到了冠军。这说明了什么?说明巴西人的足球天赋实在太好了,只要不打瞌睡,他们就是王。

中国人也有天赋很好的运动,比如乒乓球。中国人也许踢足球踢不过巴西人,但打乒乓,巴西人也许永远也打不过中国人。这就是民族的特性,体育是最能反映民族特性的运动。

今夜打盹
贾树森
混纺
(四字新词语)
昨日谜面:时空隧道(药品)
谜底:今古通



“绝缘体”是物理学上的名词,高中夜半枕边私语时,前面加上“爱情”,阴至阳的两个词组在一起,有一股奇妙的味道。用来形容自己,有一种自满的清高,当年是个一心想做老师眼中楷模的乖学生。转眼数年,本科的毕业列车早已咣当开过,连余音也没有了,空气中却飘着一个声音,四散开来,笼罩了我:“悲伤绝缘体。”面对着它,我很惶惑,像是一个并不好笑的笑话过后,四周响起不绝于耳的笑声。

这并不是一个向心力很强的集体,像是一把头发,打不成结。毕业前有一阵子,大家为论文忙得不亦乐乎,偶闻一同学向班长倡议,毕业活动可以在小范围内搞起来,烘托气氛。听完顿觉像是一个手段高明的政

“香山九老”指的是唐代文人士白居易、胡杲、吉旼、刘贞、郑据、卢贞、张浑及李元爽、禅僧如满九位老者。他们因志趣相投,在洛阳香山结为九老会。后人根据白居易《香山九老会诗序》的内容,对九老雅集进行艺术描绘,历南宋、明清至今而不衰。

当代作品中,我最欣赏上海桑马古典家具公司的一件木、牙雕“香山九老”大红酸枝木罗汉榻。画面沿一圈围栏横向展开,浓荫蔽空,叠嶂夹岸,伊水淙淙,翠柳丛拔。有老者或执卷诵读、或执扇轻摇、或做诗吟咏、或品茗对弈。有童子抱琴侍立或手端果品,似羽化登仙境。人物布局聚散富于变化,雕法工整严谨,古朴秀逸;景物刻画上小径碎石,亭台楼宇笔笔精到,松柏,梅树,竹叶细细勾勒,具有李唐、刘松年遗风。

此罗汉榻因价值昂贵,笔者也只得啧啧称赞,怏怏而去,无缘拥有。后听说此榻被人高价收藏,

许文敏,中国收藏家喜爱的工艺美术大师,浙江泰顺石雕研究所副所长,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。经过多年的雕刻实践,许文敏具备了较系统的石雕创作理念和技艺,擅长于对不同事物,尤其是对动物特征的雕刻。作品《清流》,选用了浙江青田名贵稀少的

“封门冰花冻”,作为创作载体。其原料品质上乘,呈纯净冻腊质感,是一块不可多得的上等青田石。作者根据原料天然质感,用

独特的构思,巧色巧形巧雕,雕刻了5只同一朝向的河虾群。作品整体布局错落有致,浑然天成,构思巧妙,刀法运用流畅,一气呵成。作品虽然以虾为主题,但作者在整体布局上动足脑筋,运用熟练的刀法,暗隐的线条,简洁地在作品底部勾勒出潺潺清流烘托着虾群,使虾群栩栩如生。更令人叫绝的是,作者又别具匠心地将一条转身回跃的小鱼布局在整个画面上,打破了整体安静的造势,犹如书法之回锋画龙点睛,使整件作品充满生气和感染力。

在2007年中国收藏家喜爱的工艺美术大师和精英评选活动中,石雕《清流》荣获了金奖。



客在为某个活动铺路,不由得想起那些艺术性完全让位于煽情的烂镜头。我心里没底。经营出来的离别,不演也罢。

毕业游去海边。张爱玲有一篇散文叫做《走!走到楼上去》,套用在这里:走!到海边去!很有年轻人的激情——满得溢出来的激情,让海风一吹,结成密云,飘到海上,再化成阵雨落下来……我自诩为边缘人,又因为喜欢的朋友都犹豫着,便决意不去赶那班清晨六时一路向北的豪华大巴。后来有人贴出此行无聊的文章,忍不住多看了两眼。

毕业大戏紧锣密鼓地张罗着,最后的定题不是我喜欢的,心里冷了一下。做布景时,带着电吹风跑去帮忙,看学妹拿着把大刷

总有些许遗憾。

对“香山九老”这具有典故的题材有着如此漫长的艺术继承,显然与中国文人雅士隐逸情结有关。

香山与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隔

无缘“香山九老”

马 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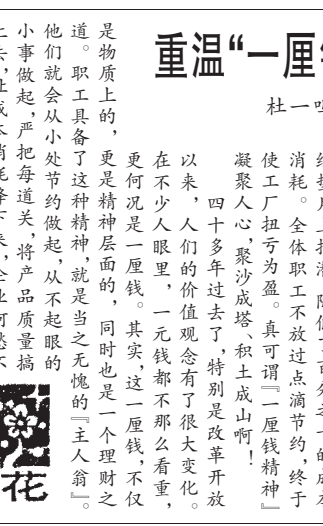
伊水相望。传说白居易晚年,冷淡仕途,寄情山水。“停官致仕”后更加放情,赏玩泉石风月。因慕恋香山寺清幽,诗人常住寺内,坐禅听经,自号“香山居士”,并把这里作为自己最终的归宿,在他74岁时结成“香山九老会”。“空门寂静老夫闲,伴鸟随云往复还,家酿满瓶书满架,半移生计入香山。》《香山寺二绝》中所描绘的正是隐逸思想的深刻体现。

中国文人历来崇尚儒家思想,有着“穷者独善其身,达者兼济天下”、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

1838年底,清道光皇帝派遣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。次年3月,林则徐在虎门销毁大量鸦片,由此引起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。英帝国主义以武力要挟,在进犯广州受挫后,转而北攻定海,兵临天津。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、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,攻击林则徐禁烟过激,招致兵祸。道光皇帝禁烟决心动摇,命琦善到天津“羁縻”,继之又任钦差大臣赴粤,林则徐则被所谓“误国病民,办理不善”的罪名撤职。

琦善是满洲贵族,由荫庇而得官。鸦片战争前即是弛禁派主要代表,攻击禁烟主张“大谬不然”,认为鸦片不但禁止不了,且严禁不得。理由是若吸食者不肯俯首受缚,牢狱将人满为患,伤亡痍毙增加,民众必聚集闹事,将诛不胜诛,深为可虑。查由林则徐等禁烟派的主张和实行办法,鼓吹闭关锁国,不准通商,断绝鸦片来源。

又说道既然无法禁止吸食鸦片,何不让人们自己去种植鸦片,这样可以缩减白银外流。三四十年后,一旦在国内市场上以国产鸦片代替了外国产品,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来处置鸦片问题,不必担心牵涉到什么条约或外国人。然后我们向鸦片消费征收重税,或采用严厉规则控制鸦片运输。无论如何,鸦片都将渐渐地从市场上消失,鸦片吸食者的数量会渐渐减少,最后直至既无鸦片,又无鸦片吸食者。当然,所有这一切需要耐心。真是奇谈怪论。



子,在一面白布上画树画云,看着看着,眼前就闪出许多面孔四年的青春。上映那天,早早跑到观看。台上光影交错,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晃动着,我仍旧是个看客。亦悲亦喜,热闹是他们的。

散伙饭前的各种活动如雨后春笋,以不一样的方式进行着,像大大小小的圆,圈住一群群不同的人,偶尔被划进去,仍静心等待那个最后最大的交集。散伙饭那天,看着同窗们一个个到来,落座,像是搬家后把书一本本地又摆到书架上去,看过和没看过的书,都在。感谢了师长,祝福了同窗,为了不可测的未来,落了几行泪。预想着最后的晚餐是一朵昙花,静静地开到绚丽华美再静静地谢。生活不是剧本,

悲伤绝缘体

田 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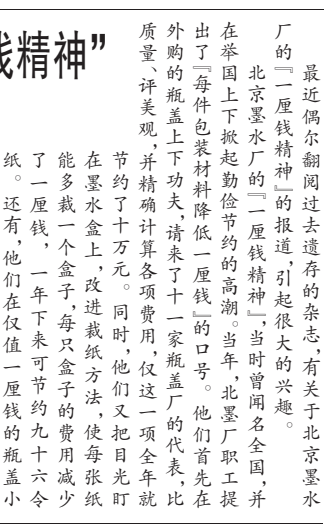
而乐”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。但封建制度的长期言路闭塞,独断专行造成了中华民族含蓄、深沉、内敛的民族性格。也终于促使一些心灰意冷又不愿随波逐流的文人士大夫放弃了“忧天下”的人生态度而悄然出世,转而投入大自然的怀抱,于是,隐山遁水便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有着恒常力量的文化行为,也给自然山水打上了浓浓的人文印记,令人仰慕。

今年“五一”长假,笔者慕名携子随旅游团作包含香山寺在内的河南游,该寺目前不仅有“九老堂”,据说白居易还把自己所作的800首诗收藏在香山寺经藏堂内。但当旅游团游完龙门石窟,导游竟擅自改变合同中行程约定,放弃了游香山寺,近在咫尺竟再一次与“香山九老”无缘,令人嗟叹不已。笔者一气之下把旅行社告上了法院,要求补游香山寺。在笔者看来,隐逸文化不在于隐山遁水,而是人格的象征,这正是当今社会很多人所缺乏的。

1838年底,清道光皇帝派遣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。次年3月,林则徐在虎门销毁大量鸦片,由此引起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。英帝国主义以武力要挟,在进犯广州受挫后,转而北攻定海,兵临天津。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、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,攻击林则徐禁烟过激,招致兵祸。道光皇帝禁烟决心动摇,命琦善到天津“羁縻”,继之又任钦差大臣赴粤,林则徐则被所谓“误国病民,办理不善”的罪名撤职。

琦善是满洲贵族,由荫庇而得官。鸦片战争前即是弛禁派主要代表,攻击禁烟主张“大谬不然”,认为鸦片不但禁止不了,且严禁不得。理由是若吸食者不肯俯首受缚,牢狱将人满为患,伤亡痍毙增加,民众必聚集闹事,将诛不胜诛,深为可虑。查由林则徐等禁烟派的主张和实行办法,鼓吹闭关锁国,不准通商,断绝鸦片来源。

又说道既然无法禁止吸食鸦片,何不让人们自己去种植鸦片,这样可以缩减白银外流。三四十年后,一旦在国内市场上以国产鸦片代替了外国产品,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来处置鸦片问题,不必担心牵涉到什么条约或外国人。然后我们向鸦片消费征收重税,或采用严厉规则控制鸦片运输。无论如何,鸦片都将渐渐地从市场上消失,鸦片吸食者的数量会渐渐减少,最后直至既无鸦片,又无鸦片吸食者。当然,所有这一切需要耐心。真是奇谈怪论。



设计好的台词很多只能念给自己听。等到一脸平静的学弟来抬人,等到面前飞起杯子的碎片,等到越来越多的人烂醉如泥,我越发像一个看客,一出荒谬剧的看客。我逝去的青春不想用这种方式祭奠。

一个满眼泪的女生敲开了门,我道了谢,劝她注意身体,她一脸惊愕地离开。我记得四年里各种场合的她,我祝福她,我笑着看她离开。然而这一切因为没有泪水的参与,怎么看都是冷漠。悲伤绝缘体,拒绝了悲伤的毕业生,像个钟楼怪人。

铁打的营盘也有锈掉的一天;想带走的東西,时间也留不下,不想带走的,也不会像杂草弄荒芜什么。天涯若比邻,咫尺亦天涯。幕谢幕启,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事儿了。在毕业的时候,我选择做个悲伤绝缘体。

另一种禁烟方法

邵祖新